

刻史懷

序



懷者。吾友鍾伯敬經

世之書也。隱括正史而

論斷之。自云取謝康樂

懷抱觀古今之意。蓋伯
敬一官閒散。不操經世
之權。而生平之慧心。明
眼。高才大識。無所用之。

耻以文人自了。特向寤
寐中借古人之天下。而
發其蘊。上下數百年。掃
理障。決羣疑。洗沉寃。誅

既死。是是非非。唯唯否否。一裁之道。義經權而各成其是。此豈口耳坐譚者所可辨哉。觀其寄

林少巖座主書云。三年中將正史自左國起。至宋元流覽。泛觀。勒成一書。名曰史懷。於古人經

世之旨。頗有所窺。又答
韓晉之書云。史懷一書。
至三國而出。此書雖不
工。而差不同文人之見。

夫曰經世之旨有所窺。
又曰差不同文人之見。
則伯敬所自負者。不待
予之誦其美也。第恨絕

史。無識。無體。真不堪讀。韓書未又云。三國以後。其全為可惜耳。然其答。筆於季漢。不令天下觀。

止是一種世說口角。入史可厭。觀此則一言蔽之。欲求其全。亦可不必。猶夫詩歸之不及宋元。

也。世之服膺伯敬者。大
都在詩歸一書。不知詩
歸。豈風雅。而史懷吐經
濟。經濟之於風雅。何啻

過之。譬之經。詩歸刺美
惡。得之詩。而史懷則道
政事。得之書。公好惡。寓
褒貶。又取之春秋矣。於

義史懷二而詩歸一。二
何遜於一。所以然者。今
世盜詩人者多。譚經濟
者少。詩歸行世久而人

饜飫者深。史懷傳天下
寡。而人誦讀者猶未遍。
故就一時之心目而淺
窺之也。每欲告天下而

因循不果。去歲備兵武
昌。適嗣君持以為質。予
閱而不勝年誼。死生之
感。因取而細評之。不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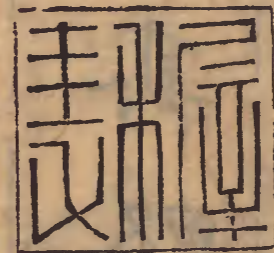
沒其善。亦不敢阿其好。
其中是是非非。唯唯否
否。悉如伯敬之論史。雖
未必盡謂同心。而要見

伯敬心之慧。眼之明。才
之高。識之大。別自有在。
非僅僅詩人已也。茲刻
成。將見世之服膺伯敬

者。不獨詩歸詩歸云爾。
有由風雅而進求之經
世者矣。故序其略如此。

黃巖年弟陶珽穉圭

甫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世', '由', '風', '論', '人', '代', '無', '史', '則', '混', '沌']

史懷序

間嘗論人代無史。則混沌

無眉目。虛空無輪序。倫類

無流品。墳典無蒂繫。故曰。

史者。文人之書。非文人之

書也。聚數千百年之登場者。編貫之。更聚數千百年之觀場者。同異之。作者述者。互在存亡疑信之中。卽有語言狀貌。誰屬之。卽有

神情意度。誰紀之。而况深謀秘計。曖事昧情。跳人耳目之表者乎。大抵鈎描續藻。古人借之以不死者。居半。感憤發舒。借古人以自

寫者居半。忠孝廉節。佞猾
奸邪。直榜樣耳。善敗得失。
理亂興亡。直梗槩耳。傳曰。
知其人。論其世。又曰。盡信
書。不如無書。雖然。具心眼

者。存精神于糟粕之中。卽
無事。一一磨勘。而古今之
成算。固已燎然矣。比之奕
有譜。熟譜者。不必同局。醫
有案。據案者。不必並方。國

工妙手。有前人挾之。今日始叅其微者。亦有今日所開較前人手法。又似勝之者。數千百年之扮演。心靈之變相也。數千百年之批

駁造物之銷算也。寥寥古
今。解人絕少。昔吾友鍾伯
敬。可稱解人。其人風貌清
嚴。神檢閒逸。與人居落落
穆穆。間佐片語。微甚冷甚。

令人旨。亦令人畏。他人之
論著。以才以學。彼獨以慧
以悟。方其辟人秦淮之上。
尋書玩古。意有所會。朱墨
圍中。輒加箋駁。纔積紙數

番。輒又成帙。殺青而飛遞。
知者于時。魏士爲者。扁舟
裹糧。不遠數千里。來觀伯
敬所讀之書。上下其議。凡
月餘。兩人者。居然有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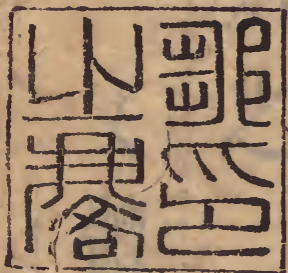
風槩士類。翕以文人宗之。然雅不欲以文人自命。欲有所用其未足也。先年士爲死。伯敬隨之。各齎志以沒。嗟乎。惠開有言。人生不

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况挾倜儻之資。曾無百歲壽。其爲痛悼可言哉。可言哉。伯敬之胸懷。欲筆之書者。百未竟一。卽筆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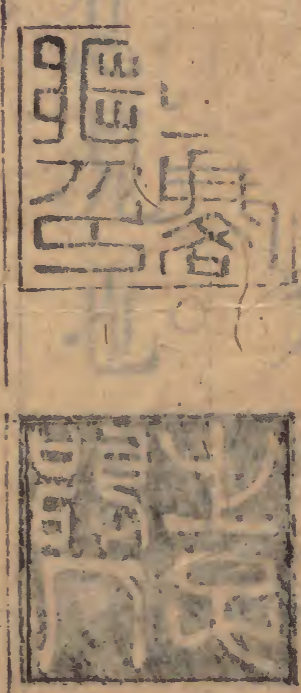
而所謂史懷者。又十未竟
一。大畧可想見也。標一字
于紛襍之中。彌見精詳。豎
一義于語言之外。彌見淵
洽。比人綴事。各具端委。真

足益人志意。作是觀者。可
第曰。文人之書乎哉。

年弟鄒之麟。湯識



士紛羊策。瀛之。瀾。新。滿。策曰。文人之書。平。錯。見。別。雖益人志意。非是。購。香。西。



史懷凡例

- 一正文錯出。不便觀覽。聊用
- 一別之。
- 一公毅附左傳內。尤易眩惑。更用二別之。
- 一史記三漢。文體明暢。惟長文在篇首者。同前標出。其

史懷凡例

內襟引短句。多不復別。

一 圈點專重外論。本文一槩

不及。

一 公孫州志對內次長辭意

一 照之

一 五文認出。不對辨贊傳用

史對其四

史懷目錄

卷一

春秋左傳一

附公羊穀梁傳

隱公

桓公

莊公

閔公

僖公

文公

宣公

成公

卷二

春秋左傳二

附公羊穀梁傳

襄公

昭公

定公

哀公

卷三

國語

周語

魯語

齊語

晉語

鄭語

楚語

吳語

越語

卷四

戰國策

西周

東周

秦

齊

楚

趙

魏

韓

燕

卷五

史記

五帝本紀

周本紀

秦本紀

秦始皇本紀

項羽本紀

高祖本紀

呂后本紀

文帝文紀

天官書

封禪書

河渠書

平準書

卷六

史記

吳太伯世家

齊太公世家

燕召公世家

管蔡世家

陳杞世家

衛康叔世家

晉世家

楚世家

越世家

鄭世家

趙世家

魏世家

田敬仲完世家

孔子世家

陳涉世家

外戚世家

齊悼惠王世家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留侯世家

陳丞相世家

絳侯周勃世家

卷七

史記

伯夷列傳

管晏列傳

老莊申韓列傳

司馬穰苴列傳

孫子吳起列傳

伍子胥列傳

史仲尼弟子列傳

商君列傳

蘇秦列傳

張儀列傳

穰侯列傳

白起王剪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孟嘗君列傳

平原君虞卿列傳

信陵君列傳

春申君列傳

范雎蔡澤列傳

樂毅列傳

廉頗藺相如列傳

田單列傳

魯仲連鄒陽列傳

屈原賈誼列傳

呂不韋列傳

刺客列傳

卷八

史記

李斯列傳

蒙恬列傳

張耳陳餘列傳

魏豹彭越列傳

黥布列傳

淮陰侯列傳

田儋列傳

樊鄴滕灌列傳

張丞相列傳

酈生陸賈列傳

劉敬叔孫通列傳

季布欒布列傳

袁盎鼂錯列傳

張釋之馮唐列傳

萬石張叔列傳

田叔列傳

扁鵲倉公列傳

吳王濞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韓長孺列傳

李將軍列傳

匈奴列傳

衛將軍驃騎列傳

卷九

史記

平津侯主父列傳

南粵尉佗列傳

朝鮮列傳

西南夷列傳

司馬相如列傳

淮南衡山列傳

循吏列傳

汲鄭列傳

酷吏列傳

大宛列傳

遊俠列傳

佞倖列傳

滑稽列傳

日者列傳

貨殖列傳

太史公自序

卷十

漢書

景帝紀

武帝紀

昭帝紀

宣帝紀

元帝紀

成帝紀

刑法志

食貨志

楚元王傳

劉向

蒯伍江息夫傳

江充

息夫躬

賈誼傳

卷十一 爰盎鼂錯傳

鼂錯

賈鄒枚路傳

鄒陽

枚乘

路溫舒

景十三王傳

河間獻王德

中山靖王勝

長沙定王發

李廣蘇建傳

李陵

蘇武

董仲舒傳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兒寬

張湯傳

張安世

卷十一

漢書

杜周傳

欽

武五子傳

戾太子

昌邑王賀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嚴安

王褒

賈捐之

東方朔傳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

車千秋
陳萬年

楊惲

楊胡朱梅云傳

朱雲

梅福

霍光金日磾傳

趙充國辛慶忌列傳

趙充國

傅常鄭甘陳段傳

陳湯

雋疏于薛平彭傳

雋不疑
薛廣德

疏廣

于定國

王貢兩龔鮑傳

韋賢傳

玄成

魏相丙吉傳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

夏侯勝

京房

趙尹張韓兩王傳

趙廣漢
張敞

尹翁歸
韓延壽

卷十二

漢書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

蓋寬饒

孫寶

蕭望之傳

匡張孔馮傳

匡衡

張禹

孔光

王商史丹傳喜傳

薛宣朱博傳

翟方進傳義

谷永杜鄴傳谷永

何武王嘉師丹傳

楊雄傳

循吏傳黃霸

佞倖傳

匈奴傳

西域傳

外戚傳李夫人 趙皇后

元后傳

王莽傳

卷十三

後漢書

光武帝紀

皇后紀光武郭皇后 明德馬皇后

劉玄劉盆子列傳

王劉張李彭劉列傳王郎 王閔

隗囂公孫述列傳

齊武王縯

宗室四王三侯列傳

李通

來歙

歙孫歷

李王鄧來列傳

鄧寇列傳

馮岑賈列傳

馮異

吳蓋陳臧列傳

吳漢

耿弇列傳

鉞王祭列傳

祭遵

竇融列傳

馬援列傳

卓魯魏劉列傳

卓茂

魯恭

卷十四

後漢書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

宋弘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

王丹 鄭均

杜林

桓馮列傳

馮衍

申屠鮑鄧列傳

鄧暉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

孔奮 蘇張

廉范

朱馮虞鄭周列傳 朱浮

梁統列傳 冀

張曹鄭列傳 鄭玄

鄭范陳賈張列傳 陳元 賈逵 張霸子楷 楷子玄

桓榮丁鴻列傳 丁鴻 度尚 楊璇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 度尚 楊璇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 薛包 劉平 趙孝 淳于恭

斑彪列傳

第五鍾離宋寒列傳 第五倫 倫曾孫種

朱樂何列傳

袁張韓周列傳 袁安 袁闕 周典

郭陳列傳 陳寵 寵子忠

班梁列傳 班超

卷十五

後漢書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 楊終 翟黼 霍諝 爰延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 王允 仲長統

李陳龐陳橋列傳 李恂 龐參

崔駰列傳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

章帝八王列傳 清河王慶

張王种陳列傳 張綱

虞傳蓋臧列傳 虞詡

馬融列傳

蔡邕列傳

荀韓鍾陳列傳 陳實

吳延史盧趙列傳 吳祐

皇甫張段列傳 皇甫規 段熲

郭符許列傳

竇武列傳

鄭孔荀列傳 孔融 荀彧

酷吏列傳 董宣

儒林列傳 劉昆 戴憑 孔僖

文苑列傳 王逸

獨行列傳 范式 李善 陸績

方術列傳 華佗

逸民列傳

烈女列傳

王霸妻

卷十六

三國志

魏附注

武帝紀

明帝紀

三少帝紀

齊王芳

高貴卿公髦

后妃傳

卞后

二公孫陶四張傳

公孫淵

諸夏侯曹傳

夏侯惇

曹洪

爽

荀賈傳

賈詡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

王褒

邴原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

崔琰

程郭董劉蔣劉傳

程昱

董昭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

任蘇杜鄭倉傳

蘇則

杜畿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

任城陳蕭王傳

武文世王公傳 倉舒 中山王衮

王衛二劉傳 王象

徐胡二王傳 徐邈

王母丘諸葛鄧鍾傳 王凌 鄧艾

方技傳 管輅

卷十七

三國志 蜀附注

劉璋傳

先主傳

諸葛亮傳

關張馬黃趙傳 關羽 張飛 趙雲

龐統法正傳 龐統

董劉馬陳董呂傳 劉巴 馬謖 董恢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 廖立

霍王向張楊費傳 張裔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 孟光

黃李呂馬王張傳 黃權

蔣琬費禕姜維傳 蔣琬 費禕

鄧張宗楊傳 張翼 宗預

三國志 吳附注

孫破虜討逆傳

吳主傳

三嗣主傳 孫休 孫皓

宗室傳

張顧諸葛步傳 張昭 顧雍 諸葛瑾

周瑜魯肅呂蒙傳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丁潘傳 甘寧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 呂範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 虞翻

諸葛滕二孫濮陽傳 諸葛恪

史懷目錄終

史對目錄

三國志

孫破賊討逆傳

先主傳

二國志

宗室傳

滿其烈二孫難與斬

湯曹崇

真劉公烈劉善來斬

黃顯

宋帝不祭日師米林斬

呂祥

史懷卷一

竟陵鍾惺伯敬父述

仁和宋 鉞聖錫父

滇南陶珽穉圭父評

漢陽李國木喬伯父全較

虎林江之淮道行父

春秋左傳一

附公羊穀梁傳

隱公

元年春正月。不書即位。攝也。攝者何。將致之桓而成先君之志也。將致之桓而成先君之志者。不欲成其為君也。沒而謚隱公。是國人君之矣。國人君之。兩盡

史懷

卷一 左傳一

之謂也。穀梁傳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此不書即位之意也。自處之道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此沒而謚，隱公之意也。人處隱公之道也。春秋之義也。鄭伯克段于鄆，穀梁傳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能殺者，難殺而卒殺之之辭也。然則鄭伯難殺段乎？曰：非也。段不足殺者也。曷言乎不足殺也？段非有大志，如晉曲沃武公一馳馬試劍公子耳。其徒作詩稱道其射獵飲食之事，亦狎客媚子從臾為歡，非如武公之徒深謀隱衷，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者。

原叔段當年情境如鏡照面明丑快甚

也。即鄭伯處心積慮，日以殺段為事，非必以其能為曲沃武公而殺之也。不過追恨于姜氏之愛段而惡已，欲一有所出之耳。請制請京時，日中無段久矣。殺段如籠鳥釜魚耳。故曰段不足殺者也。不足殺而殺之，又若快其能殺者，此穀梁之所以甚鄭伯也。居京都城過百雉，公欲過之也。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欲貳之也。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公欲收之也。不然，何以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曰無庸將自及。曰不義不矜，厚將崩。及聞其期，曰可矣。是公自明其欲過之，欲

公欲二字
誅心之論

千古鄉愿
之評敢十
兩語駁回
只是眼高
膽大

貳之欲收之之案也。亦知段之無能為也。如以曲沃武公待段。又肯予之京之西鄙北鄙之廩。延以為圖已之資哉。祭仲與公子呂切切然以為憂而諫之。蓋猶以曲沃武公待段也。公豈不內笑其腐哉。左氏腐人也。譏失教。穀梁又腐人也。曰緩追逸賊。若夢然不知公之謀者。姜氏欲之焉。辟害二語怨極。姜氏豈稱母之辭。母子義絕。不待黃泉之誓矣。氣雪意滿。惡有絕母之名。以悔之一字。愚穎考叔。考叔亦不深求。而以闕地及泉一語。愚之。掩耳偷鈴。為草草結局之計。

益足明鄭伯之凶而狡矣。

寤生何足惡也。姜氏惡之。又愛共叔段。以公之寤生益愛之也。婦人哉。然愛惡二字。遂基國家無窮之禍。慎之慎之。

叔段之亂。其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亦深惡莊公也。公義在人。其可泯哉。

周鄭交質。自宜有後來射王中肩一事。此何等世界。而左氏猶以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一段迂語評之。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二國兩字。其忍出諸口。

說得名分
凜然春秋
之筆也

哉。桓四年王伐鄭。鄭伯禦之。左氏序兵事如均敵然。當時不知有天子久矣。且曰王亦能軍。天子同于一將。王亦不以天子自處也。悲哉。

人臣告君自有體。然亦視其所事之君。以為進言之法。衛州吁有寵好兵。公嬖之。石碏諫之是也。而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此憤而為此反語也。然豈可以告癡人乎。若不補一段正論于後。老成一語將為口實。楚鬬伯比料莫敖必敗。見楚子曰必濟師。此亦反語也。楚子不解。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

癡人而可告以反語則不癡矣

謂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非此聰明婦人。捷悟深思。發此極婉極透之論。濟師二字。作何歸着乎。告君諷可也。晦不可也。晦可也。反不可也。人臣進言。以君之入不入為程耳。我為反語以聽君之悟于不可必之天。又待一人從傍分疏焉。危矣。豈告君之道乎。

禮論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

料敵制勝
盡此數語

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秉戎師。前後擊之。盡殪。勇而無剛。四字事深。情深。理深。戎輕而不整。一段千古夷情。不能出此。所謂知己知彼也。彼徒我車。亦可悟古禦戎車戰之法。春秋小國之君。如鄭莊公。儘有智數。能牢籠顛倒人。與齊人伐許。入之。齊以許與鄭。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

千古肺肝
如見

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許乎。又曰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自取威德。而以怨予人。既用之。弟又用之。隣國亦小人之雄矣。已射王中肩。猶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作此瞞心之語。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與司馬懿誅。嘗爽車駕宿伊水。促送帳幔大官食具。詰行在。及司馬昭哭高貴鄉公之死。千古亂賊面目。可想不甚相遠也。

羽父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

由此觀之
則好諫之
君危矣

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于桓公。而請
弑之。羽父以求一太宰。手弑一君。而心所弑者二君。
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可畏哉。公羊傳曰。公子翬諂
乎隱公。自古亂賊篡弑多從諂入。隱公無術以殺其
身。亦可哀矣。然勿近諂人。止亂之道也。

桓公

鄭公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君子曰。事不近情。
自宜怪。而拒之。鄭為周公祊。豈情哉。
如棠觀魚。小失也。然而不與也。故臧僖伯之諫。妙在

品評嚴處
不以古人
而寬之直
更在董
狐上矣

核而詳。取郟大鼎于宋。庇亂人。私亂器。當鳴鼓攻之。
披髮救之。核即迂。詳即累也。此何等事。而服為此迂。
累之說哉。哀伯不足論。甚矣左氏之闇于裁也。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內寵人也。故逐之。婦
人之妬如此。隋獨孤后。見羣臣有媵妾者。輒言于上。
黜之。惡其子勇多內寵。廢之至死。代人行妬。真造化
戾氣也。

鄭之與王戰也。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
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

明于攻整
攻堅則用
兵無難事
矣

可以集事。隨之禦楚也。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
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蓋
將有亂，整兵有堅，暇鄭計在避，整趨亂以分，整者之
神非惟整失，其為整整且化而為亂，妙于攻整者也。
隨計在避，堅趨暇以分，堅者之力非惟堅失，其為堅
堅且化而為暇，妙于攻堅者也。鄭人軍于蒲騷，將與
隨絞州蓼伐楚師，鬬廉曰：鄭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
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
加于郢，鄭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鄭師，四

雖非言兵
之要文字
却好

邑必離。使敵情在我而不在敵，只在看破一虞字。三
代而後善用兵者莫多于春秋，善言兵者莫妙于左
氏，只講得離合兩字透明耳。

兵者不習用，不習見，又不習言之物也。勞者貴，顯言
之危者貴，快言之繁者貴，要言之恒者貴，幻言之定
者貴，錯言之闊者貴，細言之生者貴，熟言之其左氏
一書乎。

莊公

楚武王荆尸，授師于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

從婦人口
中看出聖
賢言語不
獨鄧曼不
可及鍾子
又何可及
也

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故
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曼何等婦人也。天人
理數。出其口中。蕩王心三字。靈光刻刻說出。鬼神體
物之理。又曰。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此社
稷為重。君為輕之說。已先孟子看出。何其高識也。
齊襄公通乎桓公夫人。又殺桓公。人道所絕。而莊公
父讎也。莊四年春二月。書紀侯大去其國。紀侯賢者
也。而齊滅之。公羊傳大其復九世之讎。而以春秋為
賢者諱之禮處之。冬公及齊人狩于郟。公羊傳曰。諱

復讎恨心
也何論賢
亂

與讎狩也。齊侯能為其祖復讎于九世。不愛于紀侯
之賢。魯莊不能為其父復讎于今日。何愛于齊侯之
亂乎。復讎一事。公不如齊侯遠矣。元年夏。單伯逆王
姬。王嫁女于齊。命魯主之也。穀梁傳以為其義不可
受。曰。躬君弑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
可受也。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穀梁傳以為築之外。變
之正也。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其不言齊侯
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夫魯為王姬
主婚于齊。及築王姬之館。何嘗有讎齊之意哉。無其

舍事而論
心舍心而
論理亦有
感于孝之
薄也。可勝
歎息。

史懷 卷一
爭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其理也。乃部之符。又在逆王姬築館之後。若曰。豈惟爲之主婚。且與之符矣。主婚王命也。築館王事也。與之符。不亦可以已乎。然所謂無其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其理。是穀梁于逆姬築館二事中。區區然。切切然。猶存一復讎之義也。

魯桓公無故弑其兄。生一齊姜爲之妻。通于齊侯。而死彭生之手。齊襄公無故殺人之父。亦死無知之手。先期彭生見。結前齊姜一段公案。冤對相覲。巧矣哉。

須知兩條
路總是一
條

無知之亂。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數人一時行止。便開古今兩條大路。一段大公案。

宋萬弑其君。猛獲奔衛。宋人請之。衛人欲勿與。石祈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弃好。非謀也。此段議論。不獨明于利害。極平之言。從極怨之心出之。石勒何物。亦能以此意對祖士雅。可爲千古邊吏之法。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君舉必書。四字悚然。使人主

不敢妄動見史之有權

楚子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令尹子元欲蠱之而泣情辭俱厲可謂有至性有高識矣但歎息侯一死死之難也李陵之降虜也楊雄之為莽大夫也息媯哉

閔公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及見大子又教之以共命與人父則言慈與人子則言孝可為事君之法及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先友

一幅苦忠

之言則曰親以無災狐突嘆焉曰狄可盡乎梁餘子養罕夷曰逃羊舌大夫曰死人申其說正言危言各自有心各自有理如聚哭一堂千載之下聲有餘慟況哀怨之氣在於一時不足招青而致災乎獻公滅耿滅霍滅魏滅虞虢何其得志于外女戎潰內父子兄弟間釀亂無已此可為不脩內治之戒也

僖公

慶父通乎哀姜閔公之弑姜與焉齊人殺之千古快事此齊桓公舉動也春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公

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所
貶在姜。則所予在齊矣。左氏謂齊人之殺哀姜也。為
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若曰魯則宜討之也。魯不能
討。而罪齊之討乎。

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此言
外指點也。夷吾許之。呆矣。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
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
四語志氣感應之理。既非淺人所知。而立言之意。別
有在也。蓋深憂晉之內亂。若曰所急有甚于此者。深

一片隱思
代為拈出

識遠心欲聽者。作一轉想。不當直以其言求之。不然
不幾為忘備者。作口實乎。

晉申生之難。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
國。我何愛焉。二語所謂借衣者被之。借馬者馳之也。
操放棄取。已具戰國策士之氣。起着有想。惜夷吾庸
人不能終局耳。

晉饑乞糴于秦。子桑請許之。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
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大哉言乎。自處既高。
又陰攜其民。使歸心于我。霸主作用妙矣哉。及秦饑

拈出民字
可以挽伯
歸王

眼中毫不
放過

史懷 卷一
乞糴于晉。晉弗與。慶鄭諫。號射曰。不如勿與。夫平豹之請伐晉。爲父讎也。號射何爲者。無故而陷其君。以不義而怒一與國乎。秦晉兩國。非惟君不能當其君。臣亦不能當其臣矣。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左氏傳曰。秦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敎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于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

曰。征繕以撫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皆說。晉于是乎作州兵。十月。晉飴孫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

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國破君亡。千古時勢之難。莫有過此者。臣子處此。不徒以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二語塞責。看其苦心。幹濟從何處入手。何地結局。然大要以民心為始終。首教君告其民。則主于引咎。而眾皆哭。次代君以問其民。則主于歸美。且教以自強待敵之道。而眾乃說。眾皆哭。乃作爰田。眾說。乃作州兵。實實有一段處分。不獨特其言善而已也。又皆

得要領

古人委曲
苦心非伯
敬細細枯
出幾為說
辭掩之矣

忠固為臣
之本然處
此等時勢
非才足濟
之則忠亦
何用

順民心為之。施為步驟。何其妙也。後段所謂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者。蓋亦有本而非空言矣。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不和二字。初覺駭人。解來却實實至理。使人心平氣奪。身處危辱。兩路擒縱。能使我所待命之人。反在我駕馭之中。前段之和百姓。此段之對強隣。着數節次。毫不可紊。了此覺臣子于國家無不可處之事矣。呂卻之才。何滅狐趙。而惠公下愚也。事非其主。竟以殺身惜哉。

夏大旱。公欲焚巫。廙臧文仲曰。天欲殺之。則如勿生。

此語帶諛而省力其得不焚以此譎諫之妙人不知之

晉太子圉為質于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執侍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弃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事君事夫之道雖聖賢處之不過如此季隗之待趙衰二十五年不為不貞齊姜殺桑下之女不為不俠然其從容詳安似皆遜之重耳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怒欲鞭之子犯曰天

惜乎曾不全耳

子犯此語誕甚爰甚豈真謂一鬼上天賜

不可失蓋恐其壯心冷而伯氣短故為是言以鼓舞之耳英雄之妙用也

既到此時若庸庸泛泛不獨自處之卑送者亦覺無與中原三舍雖危語實英雄作用處

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受而載之人所能也稽首人所不能也英雄轉念至捷而深出人意外然世上一切無禮人惟此可以折之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何以報君若不解問意者譎甚妙甚正以遇于中原辟君三舍一片雄心此時已定難以告人故為此權辭王不得已而後明言之然此亦危語豈亡人對大國之言未可以其倖免而稱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

深透

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數語學問蘊籍。如此豈肯于困阨之中。殺一賢者乎。且霸主自多其知人之心。有百倍于除其所忌者。公子一見而知之矣。

處成功固無如此然較五湖之遊未免有要挾富貴之意

重耳入晉。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縲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臣子處成功。只宜如此。越滅吳。范蠡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亦是此意。其

立言甚妙。然其心危而辭迫。所以待其君者薄矣。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猶有情理。勾踐之言曰。孤將與子分國而處。不然將加誅于子。一種夷盜禽獸之氣逼人。

用而後益則賢淺矣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魯人推重柳下惠至矣。賢者之于人國。豈必其身之用。而後有益于國哉。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三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

左氏文章
瑣語處俱
細細道欲
言功後學
矣矣

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
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
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
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三段本皆好事
被左氏三用。于是乎字標之說得事事有心。霸者行
徑和盤託出可矣乎三字安頓尤妙。忍不能待。競心
露于一問矣。

晉文公城濮之戰。其謀勇犯始之。先軫中之。又終之。
總以善用曹衛為主。曹衛楚之與國。楚之有曹衛猶

此等作用
在乎才正
與謔又當
別論

晉之有宋也。楚伐宋。晉不救宋而執曹伯。分曹衛之
田畀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圍自解。及楚人請復
衛侯而封曹。乃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曹衛告絕于楚。
曹衛告絕于楚。而晉又有曹衛。曹衛之形反化爲宋。
曹衛之形化爲宋。而楚孤。楚孤而晉之勝楚。不待戰
而決矣。其顛倒不測之妙。能使我之伐曹衛者。收曹
衛而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國用敵國。又
用敵國之與國。還以困敵國。其繩索收放。皆在我而
不在人。譎則譎矣。然而不可謂不妙也。

衛元咺訟其君于晉。晉執衛侯。孔子以爲甯武子之愚不可及者。蓋其難在于咺直而衛侯曲也。咺臣也。何直之有。公羊傳曰。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于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叔武守國以待衛侯。若宋日夷之于宋公。可謂賢矣。而衛侯以魯桓公之待隱公者報之。公羊罪衛侯者。賢叔武也。賢叔武則其曲自不得在咺。咺雖不敢以其直加于衛侯而

衛侯不得辭不直之名于天下。與其國。武子非與咺爭也。挾一不直之君。以與其國及天下之人心。爭而欲保身全君。泯曲直之迹。而獨存君臣之分。可不謂難乎。公羊歸惡于元咺。以存君臣之義。豈謂曲在咺而直在衛侯哉。然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公羊傳曰。衛之禍。文公爲之也。獄情所歸。明而決矣。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得不死。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曰。以曹爲解。晉侯說。

乃歸曹伯同一行貨也。俞貨醫以全君之身，則稱之。鴛貨筮史以全君之國，則置之。何以勸社稷之臣哉？介葛盧來，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慧人一語，使人怵然不敢言，殺不待慈氏下生說法勸解也。

慈氏元不離一慧字

此所以為戰國也

秦晉圍鄭，燭之武見秦伯曰：焉用亡鄭以陪隣？隣之厚，君之薄也。利害了然。楚黃歇上秦昭王書，止其伐楚，全用此意。戰國人多持此說以解圍者。杞子自鄭始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

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勞逸賓主四字，分別極明。遠主備之一語，簡至老成人自不費辭。却妙在鄭實不知，而弦高以犒師誑秦，示鄭之有備，天生妙人，天定妙着，天造妙文。蹇叔之言，若先設為弦高誑秦之地，無心奏合，妙不可言。此一役也，蹇叔以一老人知之，王孫滿以一稚子知之，而秦穆孟明不知，甚矣利之沒人也。

天開妙眼

文公

爭不如讓
久矣然誰
肯讓而不
爭

楚商臣弑成王。益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王生而以
亂取弑。死以瞑爭謚。異哉名根之于人。如此。楚共王
將死。自請謚。靈與厲。羣臣以其知過而謚之曰共成。
王以爭得之。孰若共王以讓得之之妙也。然則古今
工于請謚為身後名者。孰有如共王者乎。
戰于殺。狼曠以斬囚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曠怒。其
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此大學問人語也。其
友曰。吾與汝為難。曠曰。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

曹沫于魯
亦然

勝其名耳
當觀其得
喪妙論快
人

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數語從容。識到
養到生死功名之際。洒然矣。斯之謂勇。彭衙之役。以
其屬馳秦師死焉。死所哉。
敗于滑。而用孟明。人所能也。敗于彭衙。又用之。人所
不能也。不以成敗論英雄。古今惟秦穆一人。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秦計固必勝晉。而晉亦不當復
勝秦矣。晉人不出處之。亦自高。封殺尸。而還使秦勝。
而晉不見其敗。持功守威。人知秦之勝晉。而不知晉
之妙于待秦也。

趙宣子之復隨會。不以謀臣資敵國。自是大臣謀國之心。李斯逐客書。似從此反看得之。秦人明知晉計。而縱會之還晉。自譎秦自正秦。穆心事器量過桓文遠矣。臨行。統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秦穆明知。故縱之意。不自言。而其臣代言之。無數體面。無數精神。在此一段。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利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苟利于民。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知命二字。必

如此看乃妙。

宣公

看得細

晉靈公侈。趙宣子驟諫而不入。驟諫二字。豈所以待庸暴之主乎。無術甚矣。三進及濡而後視之。畏正人惡正言。光景模寫如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正是文過拒諫。口用殺機萌于此矣。陳靈公淫于夏姬。泄冶諫。公曰：吾能改矣。遂殺泄冶。諫暴主不得其道。豈正言之不入哉。

公羊傳載晉侯使勇士殺趙盾。入其大門。則無人門。

自處死地
四字令謹
怨者寒心

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闚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勇士
曰嘻。是子之易也。遂刎頸而死。由此一事反觀之。則
專諸為公子光刺王僚。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聶
政刺俠累持兵戟而待衛者甚眾。皆先自處一死地。
也。謝安石有言。明王有道。守在四夷。何有屋間着阿
堵輩。其意豈迂哉。

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蟠其腹。弃甲
而復。于思于思。弃甲復來。蓋譏其獲于宋而歸也。華
元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

若不解其弃甲二字之意者。滑稽得妙。頑鈍得妙。使
其驂乘謂之。尤為有體。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止得尤妙。口眾我寡。四
字。可悟應變止謗之法。

楚人獻鼃于鄭靈公。公子公之食指動。此禍機也。神告
之矣。一鬻之味。染指不得。君臣死焉。豈偶哉。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晉之師為
救鄭也。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
而勦民焉。用之。何其見之早。而處之當乎。桓子者。荀

皆自取也

林父也。時方爲元帥，言出其口，患不當耳。何患不聽。而以先穀貪躁違制欲戰。林父既舍士會之言，以屈聽先穀。韓厥曰：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六人分過，以徇一先穀，自解其喪師之罪，而不顧國事之成敗。此豈臣子之言乎。故伍參以楚之一嬖人，能觀晉之敗形，曰：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亦林父罪案也。及晉討邲之敗，殺其大夫先穀。左氏傳曰：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坐先穀以召狄之罪，乃可以掩林父喪師之誅。若專論

邲之一役，舍林父而殺穀，晉不幾失刑乎。

楚伐宋，宋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炊。子反亦以楚之情告曰：楚軍亦有七日之糧，爾兩者不幾于輸國情乎。然楚君臣實墮華元穀中華元告子反之言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歸告楚莊王，則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子反心動于君子之名，以聽華元。莊王又心動于不欺人之名，以聽子反。名之于人如此，故曰：楚君臣皆墮華元穀中華元穀中者，宋

名非不美
徇虛名而
爲人制則
不美矣雖
然勉強而
君子是亦
君子也又
當論事之
可否若茲
役亦可以
已矣范子
之覲然人

面乃辱極
恨極之言
豈不愛各
者哉似難
並論

非解他人
不解作此
評

以名制楚也。越滅吳，吳請成。范蠡提桴鼓應之曰：余雖醜然人面哉。余猶禽獸也。頑鈍如此，安得以名制之。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顛曰：必嫁是。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曰：必嫁是。曰：必以為殉。總是一情字。往來于彌留之際，無可奈何，顛倒至此。魏顛用治亂二字替之分解，甚妙。破盡千古臣子拘滯所謂發乎情，斷以義也。初稅畝，傷井田之壞也。三代之法，豈必皆行于後世。

乎哉。雖然，既壞而復之，則難。未壞而守之，猶易。不責壞者而責守者，不責守者而責復者，可乎。君子之責人也，責其易者也。

成公

鞏之戰，齊高固曰：欲勇者，賈余餘勇。齊侯曰：余姑剪滅此而後朝食。晉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張侯矢貫手及肘，折以御，左輪朱殷。鄭丘緩自始合，苟有險，必下推車。齊何其驕，而晉何其懼也。晉強齊弱，晉直齊曲，而以驕敵懼，安得不敗。

不亂勝
不驕敵雖
強非所患
矣

齊敗于鞏。齊侯賂晉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所謂善敗者不亂也。晉欲以蕭同叔子為質。使齊東畝。則拒之以理。而以背城借一。要之。晉亦氣奪。而許之平。可見處敗亦自有道。敵盛我竭。中亂而無以自處。即欲求平不可得也。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公羊傳曰。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吊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蓋悔之也。悔者何。鞏之戰。晉為郤克也。為郤

救共王纒
十三耳遂
能為是言
其聽言之
聰又在漢
昭上矣

克而使人之君。至是惡得無悔。晉侯悔而郤克危矣。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諫而止。巫臣納之而卒。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大哉言乎。可為萬世用人聽言之法。今小人代其君以復諫。于人之有言者。不察其言之有利于國與否。一切以有為而言。坐之。弃其言。而錮其身。豈不為楚王之罪人哉。晉趙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問士貞伯。貞伯告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

之之明日而亡。看禍福分量甚精。斷人過分之想。韓獻子論遷都曰。近寶公室乃貧。老成人經國。名言深遠。特達。豈一切心計之臣所知。劉敬論周都洛邑曰。欲令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吾民也。其識議俱高一層。

樂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國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看衆字高識。可定千古。國是孔子謂五臣盛于十亂。豈數其人哉。

楚鍾儀南冠囚于晉。晉侯見而使稅之。召而吊之。此時已知儀矣。豈待其對而後稱為君子哉。重為之禮。使歸求成。非獨妙于觀人。亦巧于用人矣。

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盜釋楚以為外懼乎。深厚久遠之言。覺知勇二字。膚而近矣。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正孟子所謂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也。老成憂國。淺躁人以為不情矣。

鄢陵之戰。晉侯陷于淖。樂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

乃掀公以出于淖。數語法家之言。與韓非罪典。衣典。冠同一學問。春秋時治國治兵同法如此。

樂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楹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

精神定方
得整暇豈
可強而能
哉

使者而復鼓。整暇二字。非惟用兵身世之道。無出于此。因思春秋時。每有交戰。其君臣在戎馬間。徃徃從容詞令。有禮有情。如尊俎相對。若樂鍼執楹承飲于子重者。正示整。示暇。以威敵耳。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子重于此。亦復以整暇應之。

晉厲公被弑。晉大夫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者。悼公也。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庚午。

惟明聖則然

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官。逐不臣者七人。廢立之際。巨室為政。新君處此。辭氣動止。一毫軟媚。不得一毫躁率。不得要在理直氣彊。而辭不妨婉。周子初見羣臣。數語悚然。不臣者喪志。不待其逐之矣。然如此。乃可為逐。不臣者。張本盟而館。館而朝。節次甚妙。漢文帝從代來。頗有此風。真千古應變定難之法。而逐不臣者七人之後。用人行政。又有一番絕妙舉動。所以服人。

史懷卷一終

史懷卷二

竟陵鍾惺伯敬父述

仁和陸雲龍雨侯父

滇南陶珽穉圭父評

雲間許經令則父全較

武林沈澹思子羽父

春秋左傳二

附公羊穀梁傳

襄公

祈奚舉其讎。又舉其子。吾不難其臣。而難其君。又難其友。惟其舉讎而後舉子。此其所以信于君與友也。晉侯之弟揚于。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欲

殺之。絳授書僕人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絳之授書。知明主可為忠言也。豈待士魴張老之止哉。晉侯讀其書。蹠而出。何其遽也。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兩語並說。又寬重有體。

魏絳論和戎而云。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作一未了之語。以待其君之問。公曰。后羿何如。君臣間光景妙絕。乃詳言后羿遊畋事。而終之以虞箴。是時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然此段與和戎之旨何關。深厚婉至。告雄主之法。宜如此。語不及和戎。晉侯思而自得之。

甲和為戰
守非草草
偷安恐君
好田而忘
備數語拈
出老臣經
國苦心似
為當事者
標一榜樣

曰。然則莫如和戎乎。自是大悟。頭人深思領會一語。寫出絳言和戎之利。曰。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貴貨易土。說盡古今夷情。大王制狄人。漢制匈奴。止用此四字。又曰。民狎其野。穡人成功。此李牧守代。無所失。亡民得民收。趙充國屯田。備羗意也。既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蓋用和為戰守也。魏絳真是經國實際。人和戎原非草草。偷安言言有主張。事事有顛末。其引后羿虞箴告其君者。將欲和戎。恐君之好田而忘備。故先為此杜其萌也。可謂知本矣。

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閔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戍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郎命校出正馬。工正出軍。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徹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祝盤庚于西門之外。世間最倉遽之事。孰有過于救火者。樂喜始終處分妙在極細極詳極迂。蓋倉遽之

事有卒而應之。反亂而無益。開而應之。反整而有緒者。此類是也。

鄭子孔當國。爲載書。將誅弗順者。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狎。焚書于倉門之外。衆乃定。凡作法者。必度民情之所可從者。而後爲之法。已立而後誅弗順者。誅不可行。而復自廢其法。上下俱失之矣。子孔之失。失在爲載書。但亦無自作而自焚者。焚之之議發于子產。而子孔聽之。此國體

作法而不
度民情所
從法必不
行

惡人得免
而善人受
禍往往有
之者皆此
類也

也。士鞅論欒氏之亡曰。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
盈乎。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
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父之報身受之。能庇汰者。身之
報子受之。不能庇善者。其論報施甚奇。實是不易之
理。其後曲沃人見欒黶。皆歎有泣者。武子之報也。而
卒無救于欒氏之亡者。黶之報也。
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
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以其千

目中有人
者却又無
目
廉有道為
民害者皆
無才與情
之故耳

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師慧師曠之流
亞也。鄭人以爲人玩。而充賂遺。宋人受之。而不知用。
惜哉。觀其舉止言笑。蓋以滑稽寄其不平者也。無人
焉。三字笑盡叔世君臣偏是無目人。目中無人。
廉者貴。有情又貴。有才。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
勿受。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
死也。此人亦自高識。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
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弗受可能也。弗受後一段處分。
非情與才合不可能也。可見作好人好事。不是一廉

字便足自了而已。

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高識之人。以國體爲重。匡救于事前。而彌縫于事後。意各有在所。全者大所防者微。豈暇置人我德怨于其間哉。若鞏之戰。郤獻子聞韓獻子將斬人。止之不及。命速以徇曰。吾以分謗也。非

真心爲國
則此等識
見自生

惟有心且覺不情矣。乃知人臣不任德于已而專務掩人之失。固是佳事。然在真心爲國之人。猶作第二義也。

欒盈之亂。晉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祈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祈奚果乘驛見范宣子而免之。蓋君所愛者其人。與言輕。君所敬者其人。與言重。自然之理也。士君子交遊。人品所係。固不妄依人以求免。卽以身家利害論之。比匪人者。

有骨有識
則自不比
匪人禍福
有所不論

姪婦何嘗
無識

以必用論
財貪吝者
說入無計

何必遂免于禍。託正士者何必不為福哉。苟非有識
有骨。未有不兩失者也。

叔向之母。姪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母
曰。深山大澤。必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
若此母者。所謂自為謀。則過。其為羊舌氏謀。則忠矣。
固當取其識。而置其姪。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
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何也。財者必用之物也。
聚則宜在國。散則宜在民。在國則君以養天下。在民

曰必用曰
必散曰必
出于亂曰
生亂以禍
天下一語
悲于一語
從來為貪
夫寒心為
世道痛心
者不能若
此至此

則民以自養。而又以養其君。財所在不同。而同歸于
用。斯他故不生焉。若承平日久。紀綱漸弛。吏恣取諸
民。有權力者。又恣取諸吏。上不在國。下不在民。而積
于仕者之家。無論誨盜。歛怨。計一家衣食。所餘積而
無用。理數必散。所以散之之道。必出于亂。予嘗謂治
久必亂。見仕者之家。積而無用。思其所以散之之道。
而不可得。知其必出于此也。富而自取亡。猶可言也。
富而生亂。以禍天下。尚忍言哉。尚忍言哉。今人見廉
吏。則以為迂為拙。思及治亂之故。貪廉之所係大矣。

此一着最要緊不然富而尤貪者又將奈何

觀樂王鮒權取魏氏及羊舌鮒為晉歸季孫始末雄詐過人真小人之才也其後二鮒皆以墨敗或其欲之未厭有以致之此亦其上之過也大抵使貪之道必先使之不貧而後其才能為國用宋太宗有言措大眼孔小予十萬錢塞破屋子矣漢陳湯才畧勳名蓋一時而以貧故至代人草奏卒以不振君若相使之至此亦可謂不為國愛才者矣若既富而又不悛則權其功罪情法以為賞罰乃馭下之道也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孟孔綽曰崔子

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觀此語杼弑逆之謀已見于天下雖公綽廉謹之人亦能知之不為棠姜明矣特借姜為釁耳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觀此情事杼蓋用其妻啗公以行弑也杼之謀其妻共之矣

楚聲子之復伍舉君臣朋友之間蓋兩得之然伍舉不歸楚楚無鞭尸事矣禍福所倚豈可前知哉聲子與子木論晉故以楚有才晉實用之一語作主歷數

論事必先立一言為

主然後縱
橫其說而
皆聳聽矣

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奔晉之故立談間一部掌故
弃賢資敵不待其言之終而聽者悚然矣

衛甯殖與孫林父出衛獻公立公孫剽殖子喜奉父
遺命與公子鱒謀復衛侯而弑剽衛侯入而殺之總
其始末出衛侯者殖也已出復入入而負喜及公子
鱒者衛侯也喜之處此亦苦矣衛殺其大夫甯喜穀
梁傳曰喜出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
公也然則喜無罪乎曰惡得無罪喜之罪在衛侯既
入之後喜不知所以自處也何言乎不知所以自處

議論刺骨
令小人無
可遁之情

也衛侯庸戾事事出情理之外自立而出出而復入
無一強人意者其母定姜知之臧武仲知之師曠知
之右宰穀知之蘧瑗知之其弟鮒知之故衛侯之出
法不可復入者也甯殖與孫林父小人之交也始而
同利同惡相與共出其君久之合者易離欲自異于
孫氏以解其出君之罪而獨為善後之地死而屬其
子以復其君豈真悔心之萌哉然而在喜則父命也
以極不易復之君值必欲復其君之父喜處此甚難
幸而得復以有辭于君父喜即勞謙畏慎求免于里

觀此見天
下無不可
全之身而
人有自
取之死

克甫瑕之禍恐不可得乃衛侯求復之言曰苟反政
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利其言而必欲踐之以專取殺
不亦宜乎故曰喜之罪不在弑一君復一君在其君
既入之後不知所以自處也

二十九年公在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公欲無入
榮成伯賦式微乃歸此乾侯之形也得寬之以至易
世幸哉

吳季子賢者也其讓國非難事也公羊傳曰謁也餘
祭也夷昧也兄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飲食必祝

與其賢而
不難其讓
國者眼自
深

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于余身諸君之義如此夫
人而可使為讓也若夷昧之後季子儼然遂有吳國
亦何以為季子乎故曰季子賢者也其讓國非難事
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
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好善美名也一不能擇人
其效至于不得死者何也所不好者與為怨而所好
者不以為德無德有怨其誰能堪之甚矣人不可以
無識也

足窺季札
之心足發
左氏之妙

任事類同
心如此則

天下事豈
一薛居州
所能為也

季札請觀周樂。歌周南召南以下。字字是反覆想像。光景舞象簡以下。語便着實。歌屬聞舞屬見。聞虛而見實。虛則疑。實則信。慧不必言。其慎如此。

子產為政。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二事動眾招謗。凡民心口。固不足撓任事者之氣。然須本之以極寬極誠。而又以極平極靜出之。非一切躁刻人。可借以行其臆也。然觀子皮授子產政。子產辭以族大寵多。則此言亦多起于巨家豪猾。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產之得布其手足。而

需之歲月。以有子皮在也。不然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如此情形。又安能待之。三年以誦其成哉。

禪。能謀。謀于野。則獲。是作文絕妙。行徑非有至性。有奇趣。人不能知之。

昭公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三代人學問。淹貫如此。拘儒不知。

子產之誅公孫黑也。黑稽首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

虛子產曰。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助凶人乎。說得心死。狠甚。快甚。不狠不快。可為除惡人之法。

酒酒者天下之勢。縱知之亦不能挽矣。

叔向與晏嬰語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叔向亦曰。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室從之。夫齊之由姜而田也。晉之由姬而韓魏趙也。此戰國之形也。春秋時。兩國之君不知。而其臣皆知之。其臣知之。不能使其君為之所。而私相言之。哀哉。

鄭鑄刑書。叔向以異國之臣。諡書子產。規其失。此一

段交情忠告。後世行不去矣。亂獄滋豐。賄賂並行。二語人未說及。却是至理。

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亦將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可見凡有禮于。人者。皆其高于自處者也。彼侮人者。自處何地。自視為何人乎。

立止人所能也。立公孫洩人所不知也。賢者作事有餘只是

鄭伯有為厲。子產立公孫洩。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

誠見尚耳

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即此一事。大道
理。大機權。皆在其內。不媚不信四字。至圓至捷。至深。
故君子之應一事也。不自一事起也。不自一事止也。
常使之寬然有餘地焉。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使詹桓伯辭于晉。叔向
謂范宣子曰。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致閻田。天王
與列國。止以辭之。曲直為勝負得失。紀綱二字。不復
言矣。謂周之弱。不弱于封建。吾不信也。

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

小人何能

中君君自

為之中耳

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古小人。未有不工于中。
其君。而能為所欲為者。此何等小術。而能使元公以
寵易殺。又非柳之工。而元公之太易與也。

楚子次于乾谿。令尹子革與之語。所謂摩厲以須。王
出。吾刀將斬者。人以為在後。引祈招詩一段。不知與
君王哉。畏君王哉。數段。泠泠王之氣。柔而心開矣。至

云。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
皆有。語有分曉。隱然見周之初。楚不得與四國爭。非
一味順從而已。對驚主一味順從不得。然王見左史

善論事者

必先令人

氣柔心開

然後其言

方有人處

不脩內治
雖苦心彌
縫亦何益
哉

倚相趨過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靈王暴後。猶能重好學之臣。亦非後世所及。

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內治不脩。此晉霸之始衰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為平丘之會。非其本心也。內有不足。不得已。而以虛聲服人。去力服者遠矣。況桓文而上乎。當其時。衛人怨。齊人驕。魯人怠。晉無禮。而欲字字以禮責人。叔向于此多少苦心。即彌縫支吾。猶懼不及。而叔鮒以貪問之。求

貨于衛。小人不顧國之利害。如此謀國者。至此益苦矣。

對曰不能
鮒也能是
明知季孫
歸在用詐
一着不欲
出之已而
假手于鮒
則鮒之惡
叔向之成
其惡也既

平丘之會。晉執季孫意如。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而歸之。惠伯復不欲私去。欲得盟會而後見。遣蓋反。挾之也。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小人偏有用處。器使之妙。妙在用詐。腐人不知也。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于今。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

成其惡又
數其惡而
罪之何不
情之甚也

將為子除館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感
恩。知已。小人不情。面目如生。自非叔向所能。然此時
正少一叔魚。不及叔向。三數叔魚之惡。而以歸魯
季孫。為惡之一焉。所謂賞其功而惡其心也。蓋兩得
之矣。

讀古今讒人之言。未有不使人憤者。豎牛費無極之
言。吞吐操縱。讀之。反使人笑。況當時聽者乎。此所以
為讒人之雄也。

晉荀吳伐鮮虞。圍鼓。鼓人叛而降者。至再不許。力盡
而後克之。非獨示威示信而已。易服亦易叛。數服數
叛。數討幾如是。而國不敝。孔明服孟獲。七擒七縱。南
人不復反。而後舍之。故得一意中原。正用此法。蓋老
成謀國。一勞永逸之計。細人不知也。

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
可謂能折大國以禮者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
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可謂能治其國以法者也。小國
居大國之間。不如此。無以自立。

有星孛于大辰。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

曰竈焉知
天道非天
道不足信
竈小人不
知耳

日火。若我用瓊瑛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次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術士幸災。以自神。其言口角如生。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前此之弗與人。猶能之。此處之不可。人不能也。然實有一段識力。足以鎮物。定紛。非一味憤憤。倔強者。觀其言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何其簡確而定也。遂不與。鄭亦不火。非子產之倖免。正天道之不測耳。及觀其救火一番處分。又極有條理。所謂盡人道。以聽天。使冥悍人借

口不得。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祭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也。無一字不是遊戲。人知其談言解紛。滑稽妙境。不知全以骨力出之。愚嘗謂子產內治亂國。外禦強隣。其舉動議論。庶幾于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卽以此數端定之。

子產之救火也。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此禹治水法也。非大悟人不能

參之。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霸也。邇于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無極一言。楚數世之禍。然其說。卽晉處申生。故智也。覆轍在前。而不能識。何哉。無極之言。較二五蒲屈之說。局勢更廣。局勢廣則其藏姦愈微。而不覺矣。

以伯天下
謂口苟非
明君孰知
其謔

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娶婦。及老託于紀障。

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緹而登。登者六十人。緹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莒。苦心奇想。千古女俠志。一而氣從。誠至而才從。人定而天從。異哉。後世如龐娥親輩。非不手刃讎者。然所敵一人耳。何如以一老女子與國爲讎。而其事卒濟。乎。以一老女子與國爲讎。而其事卒濟。國亦何所不當備哉。

楚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

奮揚使人執已以至。王直其辭而免之。可見處暴主
讒臣之間。亦有以持正而全者。人亦何必不免為正
哉。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之
猛。意在使民鮮死。豈非古之遺愛哉。水弱多死。然則
寬者。民之死地也。且末世樂寬之易。而子產曰寬難。
其旨深矣。寬而能使民無死地。惟有德者能之。此寬

寬極俱恐
死民得此
意子為政
何有

之所以難也。

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莫如去備。此

觀此則背
水陣豈僥
存而能

則亦未可輕言。

臨難不避。而有時乎獲免者。其氣超乎生死之外。故
也。魯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執我行人叔孫婍。韓宣
子使邾人聚其眾。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眾與
兵而朝。其氣固奪人矣。人之脅人以死者。為死之足
畏也。世有真不畏死之人。豈復有以死脅之者哉。在

氣節道義
則道不畏
死

晉吏人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此澹
 臺斬蛟投壁之意所館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
 始至識度如此可將可相可將可相所以不可死不
 可辱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季氏得政得民久矣
 昭公非惟無去之之力與去之才亦本無去之之
 心代為其臣報怨而以其身徇焉子家羈所謂讒人
 以君微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者是也自始至末季
 氏節節皆姦公節節皆庸臣益密而君益疎臣益黠

則庸庸君
 其皆動

而君益駭乾侯之辱非不幸也國有大蠹能去之上
 也不能去而置之彼猶惴惴焉負一可去之罪而有
 待去之意不能去而欲去之事一不濟而成一終不
 可去之形乃始肆然無忌而為所欲為庸君舉動可
 勝歎哉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
 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闔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于
 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若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
 待于庭饋入召之比置二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

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十辭。梗陽人。魏子賢者也。賢者自愛其名。梗陽之賄。過未成而諫者先頌言之。可乎。二子以食諫。醉飽之外。不加一語。若不知有梗陽之事者。婉轉入人。使魏子自止。亦若初無是事焉。滅其所醜。而失其愧。代為之全其名焉。此諫賢者之道也。

謂有不同
標出諫賢
二字最妙
若向某人
作此語不
幾說夢耳

定公

陽虎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自古亂國弱主。往往為叛人窺破。出入無忌。豈朝夕之故哉。

陽虎奔齊。請師伐魯。鮑文子曰。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于是乎。奮其詐謀。虎之請伐魯。人知其讎魯。而不知其敝齊。亂人一言而禍兩國。文子一言而破之。使其投足無地。快哉。真謀國之人。

觀此則迂
儒自知其
腐矣

必不赦越
亦非仁人
得此妙論
快不可言

也。

觀孔子墮成誅少卯。不可非英雄。手辣三月而治功成。必先有此一番迅利舉動。乃可。

哀公

吳赦越未為大失。但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一語覺此時無歸着耳。且其意不出于哀矜。而出于驕盈。其致敗在此。不係于赦越也。若赦越之後。脩備治國。桓文之業也。越其如吳。何。楚子西曰。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

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此夫差致敗定案也。于赦越何與。

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王生舉一讎而為其君得一死事之臣。然張柳朔于君臣朋友之間。亦可謂較然不欺其志者矣。

有王生之
舉則柳朔
不容不死
甚矣公忠
之能勸人
也。

不以終身
之惡而派
其一念之
善

吳將伐魯。問于叔孫輒。輒告公山不狝。公山不狝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不狝魯之叛人。亡于吳者也。亡不忘君。視陽虎奔齊。而請伐魯者。何如哉。或言不狝之叛。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不見陽貨。而欲往。公山之召。未必無意。吳師克魯。東陽獲公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蓋謂其能俱死耳。于敗之中。看出一勝局。固聰明之主也。國能用人人能同。

心雖敗。猶足以威敵。可不念哉。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川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諫。對曰。懼先行。懼先行三字說得可畏。即杜甫詩所謂受諫無今日也。千古亡國喪家之人。不得先聞其過者。皆為此三字。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吳人皆喜。惟子胥懼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蓋敵

強而近。與我同欲。敵雖未至。先有折而入于敵之形矣。漢中行說曰。匈奴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于漢也。然夷狄與中國同欲。弱則為中國所制。強則因以窺中國。五湖之于晉。金元之于宋。所欲同故也。然進得所欲。退而易失其故。進得所欲。退而不失其故者。越之于吳是也。遠近之勢異也。此子胥之所以懼也。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辭。子路之辭。乃其所以取信于小邾之本也。小邾亦知子路之不可。而故請之。傲之以其所難。大

國多欲。豈不為小國所美哉。

齊陳恒弒其君孔子三日齋而請伐齊。三日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聖人舉動有其理。貴有其事。請討理也。以魯之眾加齊之半。所以討之之事也。宋儒乃駁之。夫討則用兵。豈有用兵而惡其眾者乎。且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不為此言。何以堅其志。壯其氣。而塞其口也。

葉公之論白公勝也。曰。勝也好。復言。復言非信也。看

宋儒駁此
乃若崩指
有與仁人
無殺之詞
言之也

信字甚深。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似為此信字補一注脚。

衛太子疾，請殺渾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于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乘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人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者：紫衣袒裘，帶劍也。機鋒圓捷，此千古除惡妙手。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此昭公所不得之。

此等特勢
雖則君處
之亦賈幹
旋況庸主
乎所以亡
日况也

季氏者而哀公欲用之，三家乎。昭公自為之。哀公藉于人以為之，一解不如一解矣。漢末用其法，召諸侯兵以除宦官，而漢隨以亡。庸手作法，流禍可勝道哉。左氏傳春秋未詳吳越及智伯事，便是戰國策過文。

史懷卷二終

智者論理
大都從人
事上看出
預知王伎
虐一語不
作渺茫解
何等識見

魯也。此周之所以為春秋也。素王素臣其微可觀矣。祭公謀父之諫征犬戎也曰。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兵家最簡確之言。在此數語。孫吳說不出。

恭王遊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密母此言。蓋預知王之伎而虐也。從古下之不順乎上。由上之苛求于下。上苛求于下。而下不能應。則怨。怨則畔。畔而上無以制之。此陵替之所以不可反也。

思臣常蹈
此轍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夫召公告王。本欲因民情以止王之虐。反博得監謗一事。又益一虐焉。不仁者可與言哉。

書言外意

宣王。周中興之主也。國語載其四事。而譏者三焉。曰。不籍千畝。曰。為魯武公立戲。曰。料民。皆三大事也。其意曰。以宣王而猶如此也。又曰。宣王之世已如此矣。此周衰之所以益不可為也。春秋始隱公。左氏傳之。又作國語曰。外傳其事。辭自隱公而上之。探本之言。

其感深矣。

惠王三年。三大夫出王而立王子穰。子穰飲三大夫酒。樂及徧舞。鄭伯見虢叔。謂子穰樂禍。禍必及之。而曰。盍納王乎。妙在以此段議論。作納王機緣。見子穰之不足戴。而使人一意于王。無生疑懼。此王之所以得入也。乃是定難應變妙手。若專料子穰之敗。而無益于王。則其言亦有何關係。周之衰也。猶能舉先王舊章。以折有功之強國。如請隧一事。晉伏不敢動。此為國以禮之效也。然亦知晉

為國以禮
恐不如是

之甲尊于
招號寫出
伯者本心

文次之言
語為甚

文公創霸。本以尊王二字。招號天下。請隧無王。一經點破。遂失其所以創霸之具。而奪其招號天下之名。晉不得為晉矣。宜其心折氣餒。而帖然退聽也。單子謂齊國子。立于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愚謂盡言不必言人過也。凡窮極事理。闡透才思。使物無遁情。亦人鬼所忌。古今文人著述。往往有之。可不慎哉。

單襄公謂晉悼公其行也。文歷數其敬忠信仁義智勇。教孝惠讓。而曰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

以文士駢
人者觀此
可以自歛

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以十一善而祇足。了文之一字。文豈易言哉。經天緯地曰文。從來訓故。未有若此明盡者。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又曰。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又曰。細抑大陵。不容于耳。非蘇也。蘇者。形與物相安之謂也。器小受大。物過于形。滿則溢。傾則危。凡事皆然。孔子所以致感于欹器也。大哉言乎。天人消息之理。不出此一事一言得之。

魯語

古人何可
及也

魯饑。臧孫辰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辰也。備卿。辰請如齊議事。之人即以身任事。毫無趨避。可為人臣事君之法。

人臣之死
不可不積

莒太子僕弒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予之邑。里革遇之。而更其書。公執之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乃舍之。人臣于君。拚得一死。何事不可為。況未必死乎。內傳載宣公與莒僕邑。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

臣下之氣
不可不養

今日必達。不知里革此舉所助實多。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弃之。蓋由前更書一事爲之。君者有以養其氣也。公使有司藏罟。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于側之不忘也。尤事君居要之語。里革論泗淵一事。虞衡月令。本末犁然。乃知春秋士大夫進諫于君。雖極小事。皆有一部掌故。詳確有據。非自騁其辨博。正尊其所聞。以明不敢欺也。實臣子恪慎之義。爰居止魯東門。展禽以爲海將有災。海之鳥獸知而避之。臧文仲命國人祭焉。執政者有此舉。

動豈不垂張可笑。此不博之故也。事君者安可以不學。嘗誦子產之論實沈。駘臺。剡子之論官。史墨之論龍見。舉遠扶幽。如探囊得物。愧文士虛過一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賸父爲客。羞鼈焉。小賸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公父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于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將使鼈長而後食之。憤中譁語。口角如生。鼈于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雖怒責其子。然小人哉。賸。

父亦隱然見于言外矣。孟嘗飯客。有一人背燭光。客疑飯不均。不食而去。孟嘗自起。持其飯比之。客聞慙而自殺。以一釐之故。使母逐其子。國去一大夫。舉朝紛紛請復。不知睹父此時何以為人。吾以為善愧人者。未有狠于文伯之母者也。唐武后有言。招客亦須擇人。又何其省也。高識哉。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男死之。今吾子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其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搥膺。無憂容。有降

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此母之為。共于愛。各有甚于哀。其死者。人生最不可禁之情。惟名心足以禁之。名之于人。何如哉。然愛其子之名。乃深于愛其子者也。崩摧中一部禮經。出其齒頰。是何等識見。是何等學問。慎終二字。足以當之。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博物固聖人。餘事春秋之吳。以夷待之。其君好問。一至于此。以至陳則肅慎之矢。楚則商羊萍實。遣使遠問。夫子至于是邦也。必聞其政。

聞政之故
未必盡此

其故可思而得之

齊閻丘來盟于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于恭。閻馬
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恭之義主于
虛。馬父從恭。字看出滿字甚深。蓋由景伯看恭字太
淺耳。

齊語

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若必治國家者。
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若必
治國家者。一語兩言之情。辭篤至。感動人主。全在干

文章懇切
處括出干
人

此人臣告君其文有必不可省者。此類是也。

齊請管仲于魯而殺之。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
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
之國。則必得志。天下才三字。遂為古今確評。其為管
子。知已。又何減于鮑叔也。孔子仁管子之功。而小其
器。其意含吐于三字之中。然則魯何以不用之也。曰
無論魯不能用管子。管子亦不肯用于魯。惟管子不
肯用于魯。故施伯曰。殺而以其尸授之。此狠于為主
之人。不暇復為憐才計也。然桓公已先知之。曰。施伯

魯則曰不
能用管則
曰不肯用
下字何等
勦爾

魯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不必予我矣。兩國君臣當機靈警，相對如此。

治國家不失其柄。此鮑叔之知管子者也。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搏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此管子之自知者也。千古名法家富強作用，總不出此數語。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若鮑叔之薦管子。管子之用齊，皆可謂信者也。

管子得其大主仲霸齊，始終作用以作內政，而寄軍令為主要。使一國之人化為一人，一國之人之心化為一人之心。

然其妙在分之以為合，散之以為專。何以明之？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其寓兵于民，寓將于兵，相生相藏，猶倣井田車徒之意為之。愚嘗謂三代以前有兵。

兵民合一
之理莫詳
于此

同一法也
而伯王之
所異看得
了何等
眼力

事而無兵家。凡以兵者不可忘。而要不可為訓者也。不可訓。故不必有其家。不可忘。故不敢無其事。有其家者。世有不必習兵之人。有其事者。兵無不可用之日。治兵之道。不出于治國之中。惟管子不失三代遺法。其所云。夜戰聲相聞。足以不垂晝戰。日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即井田百姓親睦之意。三代人可為兵。而意不必為用兵。齊意在用兵。而後使人可為兵。有圖霸之實。而又惡有背王制之名。今日隱政。曰寄陰陽其民。使其為我用。而不知此霸之所以

文章之道
亦如此

異于王也。然其要在參其國而伍其鄙。使四民勿雜處者。又先為作內政寄軍令之地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然後下令出政。肅如山而順如水。此所謂分之以為合。散之以為專者也。善制人者。不與人同。其所恃。管子謂桓公曰。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于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故作內政而寄軍令。齊所獨特也。齊

點被三字
覺孔門羞
道桓之不
虛矣

有所獨特。而後天下失其所恃。天下失其所恃。而齊始勝天下矣。三代之兵。主于不可敗。而齊主于不可不勝。遂開商韓一切功利之教。速得志三字。霸者君臣熱中精神。一一寫出無遁情矣。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衰差也。卽後世方田之意。立五屬大夫于其屬。有慈孝拳勇之類。及反是者。必以告。有而不以告。其罪五。卽商君爲什伍。相司收連坐之意。至五屬大夫退而脩屬。屬退而脩縣。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是故匹夫

有教無類
恐易地皆
然非所以
論管商也

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則幾于刑措矣。又何必設爲降敵之罰哉。蓋齊中國也。去古法近。故可以管子之法治之。秦戎翟也。古法壞盡矣。故必以商君之法治之。

晉語

欒共子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觀此言。則死節乃極尋常事也。古忠孝之人。視死節爲尋常。故慷慨從容生焉。若作奇事視之。世豈復有能死者。

哉。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兆曰：戎夏交
 粹。交粹是交勝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
 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
 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又曰：
 滅其父而畜其子。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牀第之
 禍。幾于亡國。人以為嬖寵之由。乃從恩怨報施之道。
 斷之。出尋常理數之外。然幻而確。微而著矣。
 史蘇之言曰：妹喜有寵。與伊尹比。而亡夏。妲己有寵。

變寵亡國
 人多忽卷
 請出恩怨
 報施便覺
 知人

與膠鬲比。而亡殷。一聖一賢。與嬖寵並論。忠臣苦口
 為國之言。知亡我者之為吾敵。不知其為聖為賢也。
 似從逢于夷齊口中出之。

郭偃論驪姬曰：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
 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為人而已。蓋言其事
 之不成也。自古亂賊嬖倖。寇盜夷狄。乘釁而起者。不
 必其有成。而皆足以為亂。有國者備其足以為亂者。
 而已。豈必計彼之成不成哉。

申生始終。只一迂而不知變耳。驪姬謂優施曰：吾欲

亂人何嘗
無才但心
術不端耳

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于申生。其為人。也。小心精
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債可疾。不忍人
必自忍也。又曰。甚精必愚。情而易辱。愚不知避難。申
生。作人之實。與其所以可殺之道。被此一輩亂人。看
破久矣。自來。小人之敢于害君子。其故多。坐此。此伍
胥之剛戾。忍詢。所以不可死也。

優施教。驪姬譽申生之能。與晉國之利。語語為獻公
伏一死。地人之畏死。有甚于愛其國。愛其子者。微哉。
千古讒鋒如此。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也。
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
之。夫子終之。無不可。此千古篤友人也。不知自一念
憂國之心出之。

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
歸。每誦此語。悠然言外之感覺。耳目之前。俱若無人。
范獻子聘于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
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
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

唯不學也。引咎一語大臣哉。使人忘其不學而服其識。

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爲不良故也。今范中行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于難。又不能定而弃之。則何良之爲。漢吳王濞反。上曰。吳王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用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其言皆有至理。使千古亡國之臣。死有

聽其言而
觀所由察
所安吾伯
敬有焉

餘愧然黯之言正而益之言諛。言有正而實諛者。意各有在。不可不察。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鼃鼃魚鼈。莫不能化。惟人不能。哀夫。奇想奇論。無聊之情。自當求之。言外。竇犖借之。成一段極正之言。所謂發乎情。止乎理。英雄憂生之感。臣子告君之道。各不相悖也。

知果之論。知伯瑤也。曰。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知宗必滅。不仁之能滅宗。人知之。五賢之能滅宗。

人不知也。古滅亡之人。豈皆庸愚乎哉。

戰守以人和為本。人和在於擇吏。趙簡子使尹鐸為
晉陽屬以保鄆。誠襄子曰。晉國有難。必以為歸。其後
知氏之難。舍長子邯鄲而走。晉陽曰。先主之所屬也。
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可見臨事而求將。不若無
事而擇吏也。自古邊患之生。十九起于苛政。漢世守
令。即為將帥。使治民安邊。合為一事。而出于一手。誠
良法也。

能擇吏又
何難擇將

鄭語

史伯之論周幽王也。曰。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
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以
同禪同。盡乃弃矣。從來論和同者。有之。未有以天地
生物之理。明之者。一言而氣運之。汗隆。人事之始終
備焉。視晏子之論。旨廣而意危矣。

楚語

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
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
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見能齊肅秉正。

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各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于是乎

有天地神明。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一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使瀆。是謂絕地人通。其後三

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寫鬼神之情。與祭祀之理。未有如此精核者。說覲巫祝宗。歷歷有據。事所必有。皆非理所本無。其大旨盡于神人不雜四字。即孔子敬鬼神而遠之之意。然不讀此。不知孔子之言。用廣而義深。

精透之極

楚白公之亂。葉公能料于事前。而定于事後。知難而進。成功而退。其于為人為己為國。始終之義盡之矣。其言曰。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思舊怨以脩其心。非子職之其誰乎。蓋謂費無極輩已死。白公積怨無所雪。而一發之于子西。此情所不宜有。而勢所必至。何其言之透也。

吳語

吳晉會于黃池。越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區區猶欲與晉爭一敵之先。其駭極矣。然夫差此時

如富人乍
貧猶作驢
傲態非膽
量也

外對強敵。內有大亂。猶能整兵以待。意氣不亂。辭令如故。不露危敗之形。其膽量亦自過人。其失在忘越患而舍其國都。以從齊晉于艾陵黃池之間。所謂魚脫于淵。不在戰之勝與不勝。盟之先與不先也。越王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于越。此吳楚夙世冤對。頭頭相值也。越王勾踐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對以知仁勇人。知包胥之借秦以救楚。不知其借越以滅吳。乃可以終其復楚之局。而快其讎吳之志也。古人不欺其君與友如此。

非明君在
上則是非
曉曉何以
辨之

越王勾踐召五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大夫蠡進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臯如進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此所謂越王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者也。不知謀者羣臣而斷者王也。王乃入命夫人。上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

我也。吾見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筭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脩。內有辱于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于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越臥薪嘗膽。二十年生聚教訓。又當吳艾陵黃池之後。吳驕而越怒。吳情而越奮。吳卒而越暇。吳亂而越整。不待兩君相當。而勝負決矣。然填土左闔。側席不埽。

越可謂善處敗矣

善處勝三字最妙乃知吳之非越下之實不善處勝下之也

使人之夫妻君臣困苦至是。揆之天道人情。亦安有物極而不反者。古之善處勝者。能使人不吾復。晉敗齊于鞏。齊侯歸。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安有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者。盡歸齊之侵地。此齊之所以終不能復晉也。晉之處勝有道也。王乃命有司大徇于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于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于軍曰。

鄧臥薪嘗
膽而不知
生聚教養
亦無益也

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
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
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于軍曰。有眩瞽之疾者。
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
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春秋時中國君臣輕民命極矣。
越以夷裔之主。能用民心而不盡其力。信陵君遂用
之以救趙而勝秦。亦以自示其賢。精不貴多。在和。不
在衆也。無越之生。聚教訓。君臣同心。不精不和。而欲
效其所為。不幾于宋襄之仁乎。

越語

越王勾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曰。國家之事。
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為三者奈何。范蠡對曰。
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一戰而天地
人之理備焉。古人不輕言兵。如此。王不聽。伐吳不勝。
棲于會稽。使蠡不能早見于事前。而徒與庸種諸謀
臣。補救于會稽之後。亦何以為范蠡也。
越滅吳。置酒文臺。羣臣為樂。文種祝越王之詞曰。王
不忘臣。臣敢盡力。二語可憐。兔死鳥盡之悲。隱然言



